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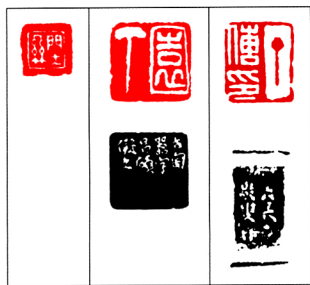
鄧散木〈我願永遠作一個螺絲釘〉

圓形朱文印文字造形賞析

◎陳信良



《說補》 叔向父	《金文編》 善鼎	《說文》 善人毛	《篆隸》 鄧石如 楊沂孫
《金文編》 善伯	《金文編》 善伯	《金文編》 善伯	《金文編》 善伯
《金文編》			
《金文編》 善伯	《說補》 善伯	吳大澂 《篆隸》	《金文編》
《金石》	《字源》	《古彙》 2662	《說文》
丁敬 《丁傳印》	《補補》 善伯	吳昌碩 《園丁》	《篆隸》



〈我願永遠作一個螺絲釘〉圓形朱文印，款：「我願永遠作一個螺絲釘，雷鋒同志名言。癸卯春。一足。」

款記「癸卯春」，是年鄧散木六十六歲（1963），即為辭世之年。邊款使用單刀鑿款、任其自然崩裂，頗似齊老。亦於〈為人民〉方形白文印，款記：「信手衝擊不假文，而自然古老，衡之當世，惟白石老人最為精能。願習之者非病于獷，即流于鄙。人或以此病翁，夫豈翁之罪？特來者之不肖爾。癸卯春，偶然作此，頗得其意，願安得起翁于地下而問之哉。一足于北京，時年六十有六。」同年，又在〈古為今用〉款云：「白石老人嘗謂：秦漢人人子，吾儕亦人子，真名言也。治藝必須學古人，然至終極，又必離去古人，自關蹊徑，不然便是古人奴僕，有乖古為今用之旨矣。癸卯人日。一足。」其多方邊款言明讚揚認同之意，與當年強力批評之姿大有不同¹。藝術創作本來就是獨我性與排他性，認同與否都只是觀念上出發點的差異，但追求自我的存在與建立獨特風格則是相同的目標。

「我」字從《金文編》（今刊《集成》2820〈善鼎〉或〈宗室鼎〉），形近可辨。「願」字近似鄧石如、楊沂孫書法。「永」字見魯伯鬲（今刊《集成》〈魯伯愈父鬲〉690~695）。「作」字之形於金文多見，惟另有添筆改變。「一」字或為〈孟鼎〉等鐘鼎文字。「个」²即「個」字，乃用小篆。「螺」字為「虫」、「累」偏旁組合而成，亦取小篆之形，「累」字略似吳大澂書法。「絲」字見《金石》、《字源》、《古彙》等相似字形，「丁」字字形先秦古璽印有之，另，浙派宗師丁敬亦有此例（〈丁傳印〉）從造形來看，似近吳昌碩所刻〈園丁〉之例。

鄧散木曾說：「多字印，以字形大小筆畫繁簡不一，如遂字整齊，佔地相等，如布算子，平板可厭，必須就其字體筆畫，量為錯綜，令遂字成章，合章成印。文壽承云：『五六字以上，須稠疊，令如眾星麗天³』是也。」又說：

「吉金文字之不可及處，在能散而不亂。深得『點畫狼藉』之意。故擬金文須注意離要離得極開，合要合得極密。明明四字印要去看去如三字或五六字，如此方不落呆板⁴。」

從「字座關係」圖例可知，字間字距每字的大小都不同，如其所言因此方不呆板。再由「相關連接線」圖例可知，每字看似獨立存在，實則相互依賴、共生共容。

印文「我」字較原器文字挺直，除有二弧線外，其餘皆直，



疏密變化



圓圈造形位置



相關連接線



包覆的範圍



字座關係



字體方正化關係



字座中心點關係



印文反相

「一」字除帶波動外，又有左粗右細之輕重變化，「个」字已化圓為方。「遠」、「螺」、「絲」三字則有10個大小不等的圓圈造形，另，「遠」、「作」二字「」形又有三種不同變化。此印圓形周欄殘而有韻，印面散而不亂，布字疏密婉轉貫通，線質蒼潤有骨而顯得氣靜神閒。

明·潘宏茂《印章法·章法》云：

「章法，一方之表，一字不宜，便失一方神氣。有難字，有易字，易字聽其自然，不可強增，又不可尋巧弄奇，要知秦文不搭漢篆，小篆不合六朝，同章則不雜于制度之精神矣⁵。」

清·孫光祖《篆印發微》云：

「凡諸章法，不可杜撰，務定時代，務合體式，一點一畫，不容夾雜，故寫印一方，有經營數十次而後定者⁶。」

清·陳鍊《印說》云：

「秦文轉角圓，漢文轉角方，此秦、漢之分也，一印中不可夾雜⁷。」

歷代有多種印論均主張印面不可參雜非同時代的文字，而龔翁此印文字含括大篆、小篆、先秦璽印文字等，雖於古法所不容，但觀晚清諸多立派成名印家，豈會墨守死法，而不敢逾越。

篆刻創作印存本屬視覺藝術鑑賞的一環，整體效果才是主宰觀者鑑賞優劣的關鍵所在，古為今用，歷代的金石文字本來作印材料內容，何故受其限制，藝術創作本是「利用文字」，如此反遭文字「利用」。今人若再守舊，恐讓古人笑矣？從其傳世印作與印學論著可知，龔翁是現代難能的印學研究與創作兼容並行的篆刻家。

1 鄧散木三十九歲（1936）〈黃海〉款云：「取漢碑篆額入印，悲處而後當推黃牧父，此齊白石一輩人所不解也。廿五年五月龔翁。」次年，刻〈李培林〉款記：「此印大有亂頭粗服之致，白石一輩人徒知齟齬作態，何嘗夢見萬一，培林仁兄珍之，龔翁廿六年二月。」

2 「个」，「個」的簡化字。作量詞用的「個」在先秦古籍如《左傳》、《禮記》、《儀禮》等書中都出現過。如《左傳·昭公三年》：「又弱（死）一個焉。」後來出現「箇」字，而「個」產生更晚。武威漢簡中有接近「個」字形的字。雖然後世「個」、「箇」使用較多，但在宋至清朝的通俗小說中，仍普遍使用「个」字。1932年《國音常用字匯》和1935年《簡體字表》都收入了「個」字。以上內容錄自：章書岩等編著《簡化字溯源》，57頁，北京：語文出版社，1997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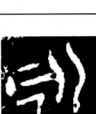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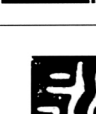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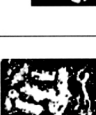
3此句並非「文壽承」（文彭）所言，鄧氏引用有誤，乃為明、楊士修《周公謹〈印說〉刪》之內容。參韓天衡《歷代印學論文選》上冊，99頁，杭州：西泠印社，1999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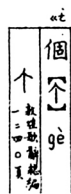
4 見《鄧散木印譜》，哈爾濱：哈爾濱地圖出版社，1989年3月。

5 明·潘宏茂《印章法·章法》，收於韓天衡《歷代印學論文選》上冊，132頁，杭州：西泠印社，1999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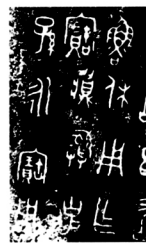
6 清·孫光祖《篆印發微》，收於韓天衡《歷代印學論文選》上冊，289頁，杭州：西泠印社，1999年8月。

7清·陳鍊《印說》，收於韓天衡《歷代印學論文選》上冊，295頁，杭州：西泠印社，1999年8月。

《集成》690~695（魯伯愈父鬲）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異體字字典》420 頁



《集成》2836

（大克鼎）（善夫克鼎）局部



《集成》2820

《善鼎》（宗室鼎）局部



《集成》2836

（大克鼎）（善夫克鼎）局部